

·学术探讨·

“本草学”学科探析

杨应战, 李兵, 王嘉伦, 曾子玲, 张卫*, 张华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自“本草”一词出现以来,古今学者对其概念所指便一直众说纷纭,或为传统药物的总称,或为传统药物著作,或为传统药物学等等。从“本草”一词词义演变来看,最初应指的是传统药物知识,其后才逐渐指代传统药物著作和传统药物的总称,该研究认为传统药物知识应作为“本草”一词的本义。由于“本草”概念的分歧,对“本草学”一词的概念亦是如此,但总以理解为“研究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一门学问”为主。“本草学”发展至今,俨然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性,其学科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加以定义为:“本草学是综合运用传统与现代的技术方法,以历代本草文献为主要研究载体,研究传统药物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揭示传统药物基础理论与应用规律的一门应用基础学科。”明晰本草历史,立足于历代本草文献才能更好地探究其中包含的传统药物理论和药物知识。目前“本草学”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为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和传统药物学3个方面。该研究在系统梳理“本草”“本草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探明“本草学”的学科概念和主要研究内容,可为“本草学”学科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

[关键词] 本草; 本草学; 内涵与外延; 学科概念; 中药学

Discussion on discipline of herbalism

YANG Ying-zhan, LI Bing, WANG Jia-lun, ZENG Zi-ling, ZHANG Wei*, ZHANG Hua-min*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term "materia medica", scholar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s concept. This term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or medical books, or traditional pharmacolog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materia medica, scholars also hav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concept of herbalism. Herbalism is usually understood as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ology. After years of evolution, the term "herbalism" has now posse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an applied basic discipline that comprehensively utilize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echnological method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raditional pharmacology and reveal the basic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law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herbalism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materia medica history,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pharmacolog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sciplinary concepts and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herbalism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concepts of materia medica and herbalism, with the aim of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herbalism.

[Key words] materia medica; herbalism;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discipline concept;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DOI:10.19540/j.cnki.cjcm.20230927.101

中国古代与药物相关的书籍,其书名多冠以“本草”二字,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图经》《本草纲目》等,可以说,只要是古代药物著作,几乎鲜有不以“本草”命名者。

清末以后,随着西医药的传入,此种用法一段时间内便逐渐断绝,取而代之的是“中药”“国药”等词^[1],但近年来,《中华本草》^[2]等出版又将“本草”一词重新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收稿日期] 2023-09-06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CI2021A03701);2022年度东城区优秀人才培养项目(2022-dchrcpyzz-62)

[通信作者] *张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本草史学与文献研究,E-mail:wzhang@icmm.ac.cn; *张华敏,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研究,E-mail:zhanghm@mail.cintcm.ac.cn

[作者简介] 杨应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国时期本草史研究,E-mail:yyz136829jy@163.com

不仅如此,更有直接以《本草学》^[3-4]命名的书籍出版。但究竟何为本草?何为本草学?虽有郝近大^[5]、赵江红等^[6]、李学林等^[7]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辨析,但结论并不一致。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本草”“本草学”的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定义。因此本研究旨在对“本草”“本草学”概念进行系统梳理与辨析的基础上,分析提出“本草学”的学科概念,探究明确“本草学”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

1 “本草”的概念

1.1 “本草”一词的出现 “本草”之名,有史记载始见于《汉书》,凡四见。《汉书·平帝纪》^[8]:“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处将本草与天文、历算、方术、论语等学科和经典并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草作为一门学问在当时已享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虽说在到达京师的数千人中,有多少是相应的“本草”学者,现已不得而知,但相信绝不会是个别,可见“本草”在当时已有专门的研究队伍出现^[9]。《汉书·郊祀志》^[8]:“侯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隋唐时期颜师古作注说明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此处记载的“本草待诏”应为本草之官,即掌握了“本草”这门学问的官员,作官职解。可见当时本草学家已进入宫廷,其学术地位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汉书·游侠传》^[8]:“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繇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此处也将“本草”看作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且与医学密切相关。可知在汉时的医学领域,本草已经与具有理论性质的医经和治疗性质的方术明显分开,作为独立整体存在^[9]。

从以上3条史料的前后行文理解,“本草”一词在这3处,均不能作为“药物”的含义来解释,故“本草”一词在其原始出处中并非作为“药物”的代称而出现的^[5]。此3处的“本草”在当时应是作为一门学问或一类知识的代称。谢观也认为“《汉书》中的本草之名乃学科之名,非书名也,故《汉书》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无以本草名者。至梁《七录》,乃有《神农本草经》之名,而《隋志》同之,则犹今人言药物学书耳。神农本草四字,为学科之名,经字为书名”^[10]。但不管“本草”是一门学问或一类知识,可以断定其与当时的“药学”密切相关。

此外在《汉书·艺文志》^[8]中尚有一处写有“本草”二字,即“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此处虽也提及“本草”二字,但稍加考察,便可知此处的“本”字与“草石”连读,与“量”对举,应作动词解,乃是研究草石药物之义^[11],仅仅是汉字的组合而言,并非一个专有名词,与后世理解的“本草”涵义更是相去甚远。

“本草”一语,始见于汉书,汉代以前,虽有若干方士专心研究药物,但并未把专门研究药物的学术称之为“本草”。汉初及其以前的药物文献一般以“药”直接命名,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庆有古先帝遗传黄帝、扁鹊之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此处便称之为“药论”^[11]。且由《汉书》(成书于公元83年)中记载可知,在公元前30年,已经出现了“本草”的专有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中并未见本草之名,由此可推测“本草”一词的出现,当在公元前91年至公元83年的百余年间^[4]。因此尚志钧等认为“本草”一词的出现是本草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不仅标志着中国药理学有了专用名词,更说明其作为一门学科,已独立存在,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9]。

由现存史料可知,“本草”一词出现于西汉,史料表明当时的“本草”已形成了专门学科,且有相应专著和人才队伍的出现。但“本草”一词的缘起和最初内涵所指,现今看来并不十分明确,但都不可否认地与中国古代“药学”有所联系。这也可能是后世广泛使用“本草”一词的原因之一。

1.2 “本草”概念的不同认识 中华民族运用药物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诸多神话传说皆可明证,据考证青铜器铭文中即出现“药”字,先秦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药”的论述,并出现许多关于药物、药效、药理散的记载。如《尚书》“若药勿瞑眩,厥疾勿瘳”,《礼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论语》“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等等,文献中表明“药”指用于治疗疾病的物质,随后在后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其概念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治病草,从草,乐声”^[12]。

既然“药”一字在“本草”一词未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为何后来会选用“本草”来作为其代称,后世学者多有解答,但见解不一。其中影响较大的,莫如后蜀·韩保昇说“药有玉石草木虫兽,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但此种解释仅说明了草类是药物多见的类型,寓有以草为本之意。宋代掌禹锡在《嘉祐本草》序例中说:“《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宜方兴焉。盖上古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此种说法并未明确且相关性不强,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学科不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为何单“药学”明言“本草”,并未作实质性的说明。明代谢肇淛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病,故书亦谓之本草。”此说以神话而言,但也仅释义了草字,不甚明确^[9]。纵观古代药物著作,书名多冠以“本草”二字,如《食疗本草》《海药本草》《本草衍义》《本草纲目》《本草问答》等,从具体书名可见古人实将“本草”理解为研究药物的一门知识。但在具体“本草”二字的使用过程中,古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用法,或当“药物”使用,如《本草经集注》中“览本草药性”^[13]、《本草图经》中“本草图”^[14]等;或当“药物书籍”使用,如《本草纲目》凡例中说“诸家本草,重复者删去,疑误者辨正”,且书中还单独设有

“历代诸家本草”一节,用于药物书籍的介绍^[15]。但“本草”二字,不管古人如何理解与使用,总以传统药物为中心。近现代以来,“本草”一词的含义虽较之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界定,但不同学者仍有不同的理解,多集中于下面3种观点。①当药物解: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药学的广泛传入,“本草”一词常用于指代“药物”的涵义,如民国时期著名生药学家赵燏黄则直接认为“本草”即生药,所谓本草,是以草类治病为本的意思^[16]。《历代中药文献精华》^[9]中则认为,古人取名多质朴,且当时的科学水平还不足以精确对学科进行定义,因此,主张按照“本草”最原始的字面意义去解释,即“本”为根,“草”仍为“草”。因草类药的根、茎、叶、花等都可作药用,因此便选取“本、草”二者组合借以代替。这种用常见的事物类别来指代整体,于当时而言是合乎习惯与认知的。无独有偶,譬如今之方剂,古称“汤液”;今之推拿,古称“按摩”,都是如此。由此观之,“本草”一词理解为根根草草,洽更符合古意。除此之外尚有学者认为,“本草”二字的意义是原原本本介绍草类(或药物),因为在中国古代介绍孝道的著作叫“本孝篇”,介绍各种味的叫“本味篇”^[3]。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态度,如那琦则直言“不得指本草为药物”^[4]。②当古代药物学解:中国古代药物学,谓之本草^[10]。郝近大也支持将其理解为“我国传统药物学”^[17]。③当我国古代药物著作解:在当代语言词汇学及中医药专业术语方面的词典类书籍大多持此观点。如《中医名词术语释》^[18]记载“我国古来记载药物的著作,包括图谱之类,称为本草”;《中国医学大辞典》^[19]记载“本草应为我国记载药品书之通称”;《中医大辞典》^[20]记载“中国古代记载药物的著作,包括图谱之类,称为本草”。《中医辞海》^[21]中对“本草”一词的解释也近乎一致。郝近大对“本草”古今涵义进行辨析后认为,本草的含义应该局限于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为宜,不应作为药物或中药的代称而出现^[17]。由此可以看出历来对“本草”一词的解释是不统一的,即便是同一学者也对“本草”一词持多种观点,如那琦认为“本草一词于出现之当时,未见有加以注释其涵义者,后世所论,多属臆说。自今日观念言之,本草者,乃中国古代之药书也。或谓为中国古代之药学,亦无不可”^[4]。

一个词从产生起,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每个阶段所包含的意义会有所不同。“本草”一词就是这样。“本草”在汉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独立存在于医学体系之中,出现了专门研究本草的学者且已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并且在官方享有一定的地位。民国学者沈其震也明言,在汉代,就本草而言,已具备一种学问的形式,为后代治本草学者,开辟先河^[22]。但《汉书》中“本草”一词的确切涵义,并未有明确的注释,其所指内容,虽未能详,但总与“药物”密切相关。因此“本草”一词诞生之初,实际是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尽管其实际内涵并未可知,但能明确的是其与药物关系密切。随后由于《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则明确了

“本草”与“药”的关系,二者便可以看作一体,因为在《神农本草经》中“神农本草”四字,为学科之名,“经”字为书名。故究其实质,《神农本草经》也可称之为《神农药经》。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草”被看作是《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简称。及至唐宋以后,“本草”被广泛用于命名各种传统药物著作,因此,当代学者对于“本草”一词的权威解释,也多注释为我国传统药物学著作。同时,某些情况下,“本草”二字也当做药物的通称。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大家仍根据不同的理解和习惯,徘徊在“药物著作”“药物”“药物学”之间,因此在具体使用之前,应先对其概念所指加以说明。

从“本草”一词词义演变来看,最初应指的是传统药物知识,其后才逐渐指代传统药物著作和传统药物的总称,因此,本研究认为传统药物知识应作为本草一词的本义。

2 “本草学”的概念

2.1 “本草学”一词的出现 “本草学”应为近现代才出现的专有名词,约在20世纪初,适逢西风东渐而来,当时中国学术界一系列以“学”结尾的新兴名词应运而生,其中就包含“本草学”一词^[5]。谢观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10]明确提出“本草学”,并设有“本草学”一节,将之与“金匮学”“医方学”“解剖学”等并列。其下内容,“本草”二字凡四见,分析书中所言,此处“本草学”所述整体内容当是指传统药物书籍而言,但书中“本草”二字的使用并不明确,传统药物学书籍和传统药理学都有所涉及,如“自陶隐居迄唐慎微,凡修辑本草者,皆以古代所传《本草经》为蓝本”此处“本草”二字,言传统药理学书籍和传统药理学皆通。而“明清人论本草之书,可分为两派”“以本草作为韵语”“本草诗”,此3处“本草”则较为明确,应理解为传统药理学。但在宋代的《本草图经》序中已偶然提及“本草之学”,“昔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以救万民之疾苦。后世师祖,由是本草之学兴焉”^[5]。此处“本草之学”所表达的涵义与当下“本草学”的涵义基本相同。

“本草学”作为学科名正式出现是在民国时期,卢朋著有《本草学讲义》^[23]一书,并作为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的药理学教材使用。但究其实质,此书与民国众多以“药理学”为书名的书在内容上并无太大差异,都是围绕具体药物展开,都可看作是当下《中药学》^[24]学科教材的前身,主要论述药物性味、功效、主治等方面内容。

2.2 “本草学”概念的不同认识 由于“本草”一词的来源及含义历来有不同理解,因此关于本草学的概念在认识上也一直存在歧义^[25]。①作生药学解:民国学者则直接认为古之本草学,即今之生药学也^[26]。②作我国古代药物学解:民国学者顾学裘直言本草学是我国固有的一种药理学^[27]。黄胜白、陈重明在《本草学》^[3]一书中将“本草学”解释为:“我国的本草学,也就是古代的药理学,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的最为完整药理学体系之一,它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丰富,涉及到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化学、环境学等等许多学科,真可谓集我国古代科学之大成。”这里也明确指

出“本草学”即我国古代的药学。近代学者多持此观点,如黄璐琦^[28]认为:“我国的本草学,即古代的药学,是世界上保持最为完整的传统药学体系之一。”^③作博物学解:“本草学原为中国的一种药理学,后随医术的发达,而成为中国固有的博物学。……所以名为本草者,大约以其作药品用的植物占多数的缘故,实则其中又包含动物与矿物,为一种博物学。”^[29]

由此可见,不管是《本草图经》中的“本草之学”,还是近代以来所谓的“本草学”,作者认为其想表达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即“本草学”是研究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一门学问。这些知识内容被记载于我国传统的本草著作中,且以主流本草如《神农本草经》《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等更为突出,其内容包括我国传统药物的来源、性状、气味、归经、功效、临床应用、炮制等。因为书中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药物,还广泛涉及古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历史学、儒学、佛学、道学等多学科知识内容,所以导致不同学者对“本草学”概念的认识略有不同,或谓之生药学、或谓之博物学,但不管理解为何种概念,都是围绕“传统药物”而展开。

3 “本草学”学科概念的认识

前文已将历来人们对“本草”“本草学”概念的不同认识,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辨析,但其仅是作为一个普通概念而言。今“本草学”俨然已经具备一门独立学科的诸多特性,故当其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概念应得到明晰。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所谓概念明确,就是明确一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反映了哪些特有属性与表示了哪些事物,这两者都需要明确^[30]。并且随着“本草学”学科概念的明晰,同时也能更好地区别其与“中药学”之间的关系。

3.1 “本草学”的学科概念 本草学从出现发展至今天,已经具备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其明确的学科概念的提出势在必行且水到渠成。目前对于本草学的学科概念,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论述。《本草学》^[31]一书中将其阐释为:“我国的本草学,也就是古代的药学,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的最为完整药学体系之一,它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丰富,涉及到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化学、环境学等等许多学科,真可谓集我国古代科学之大成。”此处使用了逻辑学中同义定义的方法,即用“药理学”这一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概念来定义“本草学”,再加以意义和内容的解释,定义虽内容丰富但并未真正明确本草学。《本草学概论》^[31]则认为:“本草学是研究我国历代本草,古代药理学理论与经验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药物品种延续与变迁的一门科学。”此处是从其研究内容上将其定义,较之前者更加深入具体,但内容有所局限,且将药物品种延续与变迁这一“本草学”学科中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至“本草学”学科概念层面,显然不够合理。

学科作为一种学术分类,一般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32]。通过分析“本草学”学科的固有属性,综合目前已有的关于“本草学”学科概念的认识,作者认为本草学的学科概念应为:本草学是综合运用传统与现代的技术方法,以历代本草文献为主要研究载体,研究传统药理学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揭示传统药物基础理论与实践规律的一门应用基础学科。本草学为中药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研究对象为传统药物和本草文献,研究内容主要为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传统药理学3个方面。

3.2 “本草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 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是对本学科学术内容的阐述和定位。学科内涵是学科知识体系中最本质的内容,学科外延则是学科内涵的拓展,厘清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有助于准确理解学科建设的内容和科学把握学科建设的方向,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33]。

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即本事物独有而他事物所不具备的特有属性^[30]。根据“本草学”学科知识体系特点,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及关联性,本研究认为:本草学是中医药学的基础学科;是“中药学”学科中作为中医基础学科与中医临床学科相互沟通必须经由的桥梁学科;是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和中药新药开发的应用基础学科;在中药学整个学科体系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中药学下的各个学科的守正创新起到活水源头作用的关键学科。由此可见,本草学的学科内涵极为丰富,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但是作者认为“本草学”学科的核心内涵应是综合运用传统与现代的技术方法,研究传统药物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规律的一门应用基础学科。它以本草文献为主要研究载体,本草文献中所载传统药理论及应用等知识都是它的研究对象,因此兼具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方面。

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是密切相关的,内涵是外延存在的前提,外延是内涵的拓展。学科的知识体系是界定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依据^[33]。因此,与“本草学”学科内涵相互关联的各种知识、技术等都属于其外延。从知识层面而言,中医药学传统理论、中药炮制、制剂、中药资源、方剂、中医临床各科的知识以及更广泛的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地质、历法、儒家、佛家、道家等的有关知识都与“本草学”学科相关,都可视为“本草学”学科的外延;从技术方法层面而言,传统的史学、哲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统计学、中医药信息学等学科的技术、方法都可用于“本草学”学科的相关研究,亦可视为“本草学”的学科外延。作为某一领域知识体系的学科,适应学科知识掌握、应用、传承及发展的需要,逐渐拓展并形成能够自成理论体系的新的不同学科,则学科之外延亦随之扩展^[33]。“本草学”同样如此,随着实践的积累、新的技术与方法在“本草学”学科研究中得以应用并和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相互融合,使得其学科知识不断积累,学科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学科研究的范畴亦不断扩大。如本草学

虽作为中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促进“本草学”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促使“本草学”学科在其领域内高度专业化,进而逐渐向三级学科方向发展。如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等逐渐脱去史学、文献学的外衣,近似成为本草学下的三级学科。可见“本草学”学科外延涉及多学科,内容十分宽泛,但因各学科发展及侧重各有差异,各学科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外延的发展,因此,目前“本草学”三级学科建设相对不足。这就要求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本草学”进行研究,不断拓展其外延,进而丰富本草学的学科内涵^[34]。

界定内涵与外延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学科知识领域或知识体系及其拓展的趋向,而这一趋向与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密切相关。因此,“本草学”学科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背景环境学科所指的范畴不同。其学科内涵和外延也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33]。

3.3 “本草学”与“中药学”的关系 虽然上文已经明晰了“本草学”的学科概念,但其与“中药学”的学科关系,仍需加以梳理。历来人们对“本草学”与“中药学”的认识一直很混乱,《中华本草》^[2]中都未能很明确地加以说明。其认为自近代西方化学药品及其理论传入中国后,由于中西药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异,人们便不得不逐渐把中国传统药物称为中药,本草学也多相应称为中药学。二者尽管涵义和范围有所不同,但主要都是研究药物的来源、采收、性状、炮制、药性、功能、主治及其配伍应用等的一门学科。《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35]中认为本草学为中药学的古称。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3745—2009 学科分类与代码显示“中药学”是一门包括多个分支学科在内的综合性一级学科,“本草学”为其下二级学科。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本草也隶属于中药学下,属于医药、卫生大类——中国医学类,根据上文中对本草学的认识,可以清晰地知道,今之“本草学”为中国古代传统药理学,它与现行《中药学》教材内容并不相同。深究《中药学》教材的内容可知,其实质为临床中药学(中医临床药理学)的相关知识,在《中药学》教材中,编著者也明言,其教材内容主要介绍临床中药学(中医临床药理学)学科的相关知识^[24],因而其仅为部分“本草学”知识内容。从历史时空来看,中国古代传统药理学发展演变成今之中药学,本草学也逐渐由中国古代传统药理学下的一个分支渐变为今之中药学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

4 “本草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据上文提出的“本草学”学科概念可知,对于“本草学”的研究重点内容为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和传统药理学 3 个方面,也可以称之为“本草学”学科的 3 个重要研究方向。对于目前相关研究中涉及的“本草学”研究内容,和“本草”“本草学”概念的使用一样,历来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不同的研

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陈仁寿^[25]认为“本草学”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对本草文献著作本身的研究,也有对本草文献中有关药理学发展历史、药材品种、药性理论和功效应用等内容研究,更有现代中药学知识的融入,如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生药鉴定等研究成果的总结。《本草学概论》^[31]中认为“本草学”的研究内容为我国历代本草,古代药理学理论与经验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药物品种延续与变迁。此外还有学者根据“本草学”目前的研究现状,将其研究范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①本草著作(包括图谱)的研究:包括历代本草的发展沿革及其变迁,亡佚本草的辑复整理,本草的普及与推广等方面。②古代药理学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与研究:包括对古代药理学中的药物分类、鉴别、栽培、采收、加工、炮制、性味、功能主治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研究。③中药材品种的本草考证:本草学研究中药材品种的历史渊源及变迁以及混乱品种的澄清、异物同名的订正。认为凡是通过对历代本草的发掘整理和对我国古代药理学研究,均应纳入本草学的研究范围^[36]。因此,目前对“本草学”研究内容的认识,或笼统,或具体,都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不禁让人觉得“本草学”的研究内容甚杂,且就研究内容而言其与“中药学”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明晰。出现这样的原因,归结起来还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本草学”的学科内涵所致。通过分析目前学者对本草学的研究内容后,认为今之“本草学”学科重点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和传统药理学 3 个方面。

4.1 本草史学 本草史学即为本草发展史。从目前编著的药理学史类相关书籍可以看出,本草史的内容多被包含在药理学史研究之中,如《中国药理学史》^[37]、《中国药理学史料》^[38]、《中国药理学史参考》^[39]、《中药学史》^[40]等,其下都涵盖了本草史发展的内容,但并未专述本草发展史,也旁涉了很多相关内容。《中华本草》^[2]中首章就直言“本草发展史”,以朝代有序对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主要内容为本草文献、本草学术、主要本草学家、药事制度、药理学教育、药材贸易、中外药理学交流等方面。

对于“本草学”学科中的“本草史学”研究内容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诠释。狭义的本草史研究即为站在历史的时空中,去完整地看待整个本草学术的发展变化。如《历代中药文献精华》^[9]中上编“本草概要”按照本草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时代背景、药家思想和药书内容,将历代本草发展划分为 7 个时期,即“酝酿萌芽期、草创雏形期、搜辑充实期、校刊汇纂期、药理学研究期、整理集成期、整理普及期”;高晓山^[41]将从远古到今天的本草发展总结为“六次大总结”等;广义的本草史研究内容可为本草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某一地点、某一理论、某一医药家、某一药物等围绕本草学术而展开的本草史,十分广泛。

4.2 本草文献学 “文献”一词由来已久。《论语》中已有应用,原指典籍与宿贤(专指具有相关知识、学问的人),今

“文献”一词已不包含宿贤的涵义,而以图书、文字资料为主要内容,但也涉及文物、古迹等^[41]。本草文献,指与本草有关的文献,一般将其分为两大类:①本草类,包括具有本草形式,称为本草或未称本草,称为中药、国药、药物、药学的著作。此类又可根据重要和后世影响程度等细分为主流本草和支流本草两类。主流本草为重要的综合本草,在历史上曾经起到类似法典作用的著作,或由政府组织多人协作完成,对后世本草发展有重要影响。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支流本草为个人或少数人的著作,或为小型的综合本草,或为主流本草的补充、修订,如《本草拾遗》《本草纲目拾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等,或为专题,或为启蒙、诗歌、口诀类著作。可以说除去主流本草之外的本草著作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算作支流本草。②本草参考文献,指不具本草形式而有助于认识、补充、修改、印证本草著作中的某类内容的文献。如重要的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先秦文献(《山海经》《周易》等)、中医文献(《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本草参考文献不仅仅涉及书籍,重要的药学文物、药学遗迹(如药王庙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本草参考文献。换言之,凡是于本草研究有用的文献都可称之为本草参考文献^[41]。

然而,虽然“本草学”学科中的“本草文献”研究即为上述的“本草文献”,但古今本草文献浩如烟海,因此“本草学”学科中的“本草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本草类文献。研究涉及文献本身以及文献中的具体内容,处理应用除了传统的版本、辨伪、辑佚、点校、注释等研究外,还包括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开展本草文献数字化与知识图谱等研究,以利于本草知识的展示、挖掘和再利用。

4.3 传统药理学 传统药理学中的“传统”主要含义与现代创新药物理论相对应,泛指古代所载的药理学知识及应用,以及为了开展其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方法等研究手段。对于传统药理学研究,所涉内容更为丰富,主要是以具体的本草文献为研究载体,以“药物”为中心,对其分类、源流、性味、功效、主治、临床应用、栽培、采收、加工、炮制、鉴定等在时间及空间上加以规律性探索,总结为系统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药理学研究也体现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实践,基于传统药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其展开的现代研究,如传统药物数据库的构建,临床新药的研发等等。目前关于传统药理学部分,研究较多的便为本草考证,所谓的本草考证即为依据以本草文献为主的历代文献研究,结合植物(动物、矿物)分类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以及市场调研和实地观察,核实药物基原品种、古今变迁以及药物的性味、功效、产地、炮制等诸多方面内容的考证^[11]如覆盆子^[42]、鹿胶^[43]、两面针^[44]等药物的本草考证。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在本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一些本草学先辈,像久负盛名的钟观光、赵燏黄、谢宗万、那琦等为开拓本草学科领域做

出了卓越贡献^[36]。随着本草考证研究技术的日益成熟,本草考证的成果也愈来愈丰硕,本草考证逐渐向着“本草学”学科的三级学科方向发展,相信用不了多久“本草考证学”的学科便能应运而生。传统药理学部分的内容极为庞杂,最易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如传统药物的基原、产地、炮制、鉴定等内容,极易与生药学、中药资源学、中药炮制学、中药鉴定学等相互交叉融合,产生诸如传统生药学、传统药物资源学、传统药物炮制学、传统药物鉴定学等三级学科,而其中传统药物的临床应用部分,更是与现行中医的临床各学科之间都发生交叉。

5 结语

“本草”一词由来已久,《汉书》中便已正式出现,随着后世发展逐渐具备一门学科之象,到如今“本草学”这一学科的出现,可以说瓜熟蒂落。其学科概念应当为:“本草学是综合运用传统与现代的技术方法,以历代本草文献为主要研究载体,研究传统药理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揭示传统药物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规律的一门应用基础学科。”本草学为中药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研究对象是传统药物及本草文献,研究内容主要为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传统药理学3个方面。“本草学”的学科内涵和外延都极为广泛,且随着“本草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衍生出类似的三级学科如“本草史学”“本草文献学”“本草考证学”等。“本草学”作为一门古老而传统的学科,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伟大的中医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本草学又是一门朝气蓬勃与时俱进的学科,能够和现今诸多学科相互融合。“本草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在整个中药学学科体系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中药学下的各个学科的守正创新带来活水源头,并为中药新药研发和中药临床使用提供重要的文献证据与理论支撑。因此,“本草学”学科在中医药学科领域中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当被越来越重视,在中医药迎来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期,“本草学”学科正乘着时代的东风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中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 [1] 唐廷猷. 中国药业史[M]. 2版.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7:440.
-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 [3] 陈重明,黄胜白. 本草学[M]. 2版.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4] 那琦. 本草学[M]. 4版. 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2010.
- [5] 郝近大. 本草及本草学的概念辨析[C]. 苏州:第十九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江苏省药学会药史专业委员会年会,2017.
- [6] 赵江红,张鸿雁,李爱华. 有关中药学几个基本概念的探讨[J]. 河南中医,2005,25(1):76.
- [7] 李学林,唐进法. 试论中药学概念[J]. 中药与临床,2011,2

- (5):33.
- [8]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4.
- [9] 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 [10] 谢观. 中国医学源流论[M]. 余永燕点校.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1.
- [11] 赵海亮. 中药材品种本草考证的学术史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 [12] 李楠. 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4.
- [13]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商志钧,尚元胜辑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14] 苏颂. 本草图经[M].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 [15]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张守康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 [16] 赵燏黄. 中国历代本草简介[J]. 上海中医药杂志,1956(7):36.
- [17] 郝近大. 本草今义辨[J]. 中药通报,1988,13(11):3.
- [18] 中医研究院,广东中医学院. 中医名词术语选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277.
- [19] 谢观. 中国医学大辞典[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32.
- [20] 李经纬. 中医大辞典[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27.
- [21] 袁钟,图娅,彭泽邦,等. 中医辞海. 上[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5:826.
- [22] 沈其震. 我国本草学之沿革[J]. 光华医药杂志,1936,4(12):1.
- [23] 卢朋. 本草学讲义. 铅印本[M]. 广州: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1935.
- [24] 钟赣生,杨柏灿. 中药学[M]. 5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 [25] 陈仁寿. 本草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建议[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62(1):6.
- [26] 伴农. 译述:本草学之沿革[J]. 药学季刊,1943(4):34.
- [27] 顾学裘. 中国本草学史略(附图表)[J]. 科学世界(南京),1936,5(9):754.
- [28] 黄璐琦. 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从本草文献考证到本草考古[J]. 科学通报,2018,63(13):1164.
- [29] 小川冢治. 本草学的起源及神农本草经[J]. 科学(上海),1930(2):113.
- [30] 金岳霖. 形式逻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1] 郝近大,陈仁寿. 本草学概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4.
- [32] 程凯,车志英,樊蔚虹. 中医诊断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探析[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4,12(22):90.
- [33] 李建生,樊蔚虹,姚建平. 学科内涵与外延的探讨[J]. 中医教育,2011,30(6):16.
- [34] 王占利,傅金英. 中医妇科学的内涵与外延初探[J]. 中医临床研究,2018,10(2):131.
- [35] 李振吉. 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97.
- [36] 白宇明,郝近大. 《本草学》与《中药鉴定学》教学相关性研究[J]. 西部中医药,2017,30(1):40.
- [37] 渠时光. 中国药学史[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 [38] 薛愚. 中国药学史料[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 [39] 谢惠民. 中国药学史参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40] 傅维康. 中药学史[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 [41] 高晓山. 本草文献学纲要[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
- [42] 廖天月,詹志来,徐瑾,等. 覆盆子本草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21,46(10):2607.
- [43] 吴孟华,黄勇,徐浩坤,等. 鹿胶的本草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20,45(5):1188.
- [44] 吴孟华,马志国,张英,等. 两面针的本草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21,46(20):5436.

[责任编辑 吕冬梅]